

文藝創作叢書

大地回春

劉 溪 著



新文藝出版社

文藝創作叢書

大 地 回 春

劉 溪 著

1

酒店莊西邊是宿新（宿遷城到新安鎮）公路，筆直的白閃閃的躺在醬黃色的荒涼的草地上。塔山和宋山像小獅子一樣翹起頭臥在公路旁邊。在村莊的南邊，緊靠着一條虞姬河，傳說在二千多年以前，虞姬住在這裏，這條小河是她洗臉的胭脂水沖出來的。在虞姬河和沂河之間有栗樹園、梨園、柿園、桃園，年年春夏兩季，這些青枝綠葉的菓木樹，都開放着香噴噴的花朵。到了夏秋樹上掛着各色各樣的菓實，觀着那藍色的天空同碧清的河水。站在山坡朝下看，這塊土地真像一塊美麗的彩色印花布。

現在已經是寒冬臘月的天氣，白雪把菓木樹披上白銀似的舞衣，使這些光滑滑沒有綠色的樹木，又變得這樣好看。

這兒的土地因為靠近大沂河所以非常肥美，秫秫穗頭長得像牛角似的，小麥棵子長到肩膀高。自土改以後，家家都富足起來了，村上的合作社、互助組，組織得有條有理。爲了文化翻身，莊上除辦一所村學，還組織了讀報組、識字班、農村劇團，日

子眼看一天美好一天。王黑腿的祖父王三爹，已經八十四歲了，得了病，盼不得一下子好，他對醫生說：『從前，窮人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真是活人不抵死人享福，現在俺們窮人巴到好日子了，活到一百歲才好。』可是蔣匪不給他們過和平日子，日本鬼子一投降，馬上又發動戰爭。大舉進攻解放區，用戰爭來破壞他們的美好生活。

李蘭在南園耕板植地回來，那是臘月初七的晚上。她到徐興標家去開黨小組會。她一進門，就到鍋門口王黑腿跟前坐下去了，笑着問王黑腿：『黑腿大哥，你那小組的板植地全耕清了嗎？』

王黑腿一面吸着大姆指粗的煙葉捲子，一面慢吞吞的說：『收上來的糧食都要吃不牢靠哩，還耕什麼吊毛地！』

李蘭聽到這沒頭沒腦的話，剛要問下去，胡喜在一邊插嘴道：『看你的膽子，只有黍粒大，反動派離此地還有四十來里哩，你就嚇得小腿肚發抖，連地也不敢耕嘞！』

王黑腿家住莊西頭，緊靠虞姬河的小堆，以前在本莊地主朱三瞎家當過五年長工，整天不聲不響的，莊上人說他是木頭刻的，再不就是啞巴鬼來投胎的。因此人家送他個渾名『啞雷』。又因為他兩條腿像大車軸一樣黑，人家又給他起了外號『王黑

腿』。自從共產黨來了以後，他分到十七畝紅花淤，不分晝夜的幹。今年秋天，他家的大秫，每畝收到兩石七斗，是全鄉收穫量最高的。九月裏被選做全區的勞動模範，縣政府還獎他一頭抹角紅犍牛，他開始咧着嘴笑了。趕集時在書攤上買了一張毛主席像，貼在堂屋的正當中，還請村學裏先生張美玉跟他寫個對聯貼在兩面。可是他平常還是不多講話，一天到晚不聲不響的做生活。有一回他的女人打趣他說：『跟你這種人過一輩子，就是吃海參燕窩也沒有情趣，一年到頭不作興啦句知心呱，』黑腿把臉一沉說：『噯哩呱廢話一大筐，你到田裏看看人家的麥苗長得烏溜溜的，俺家麥苗看不來勁，俺是個勞動模範，莊稼長不好，有啥樂意好講。』

他的婆娘跟他過了十三年，生了五個孩子，早就摸到黑腿的脾氣，即使受他三言兩語，也不覺得什麼。

這次王黑腿見胡喜笑話他膽子小，心裏着實忍不住了，本想跟胡喜鬧兩句的，但回頭一想，一來胡喜比他年青，二來胡喜在區裏受過訓練，懂得的道理着實比他多，因此吸口煙朝胡喜望望，心裏忍忍就算了。

還是黨小組長徐興標看這場面怪彆扭，說道：『不要瞎抬槓，開會歸真，請談談

村裏羣衆的思想情況。」

坐在王黑腿身後的村合作社經理李從德跟着說道：『今天勾子張九起喬木鎮回來講，國民黨的軍隊昨天就到了宿遷城，今早已過了運河，朝這邊來了，』他說到這裏朝胡喜瞟了一眼說：『東路的敵人也佔了沐陽城，聽金洪生的小婆子放風說，金小歪已經帶了還鄉團到沐陽城了，國民黨封她男人做俺這區的區長，又封朱三瞎做俺這鄉的鄉長，據說他還要來家過年哩，是凡貧僱農分得的土地同傢具，要原封不動的拿回來，少了一隻筷子，都要坐牢殺頭。』

大家聽了李從德這番話，覺得形勢緊張了，愣了半天沒作聲。李蘭對國民黨佔領宿遷沐陽的消息一點不知道，現在猛然一聽情況這樣嚴重，心裏似乎覺得不大可信，不過這種思想卻佔住她的心，假如金小歪、朱三瞎還鄉的話，村裏的合作社完了，讀報組、識字班、俱樂部一切都完了，虞姬河邊的栗園、梨園、柿園，一切的土地房屋傢具都要被地主收去。金小歪、朱三瞎會把村幹部和農會的積極分子逮去亂打亂殺，地主的女人會挺着肚子在莊上指雞罵狗的，凡是可以想像到的情景，一時都在她的腦子裏出現，她接着向李從德問道：『那麼，朱三瞎、張小疤一班狗不吃的全要跟國民

黨來了嗎？」

李從德把煙袋朝勒腰帶上一插，兩隻眼睛閃閃的說：『豬有豬羣，狗有狗黨，狗入的國民黨要來的話，這班龜孫子就是他的爪子，一定會回來的。』他說罷兩隻眼睛盯在徐興標的臉上，等待徐興標對緊張的局勢發表點意見。

原來徐興標昨天晚上在鄉政府就得到這個消息，他回來一直把這消息瞞得緊緊，沒有對任何人講，就連他自己的女人也沒有告訴。他的理由是這樣：一來女人家膽小嘴裏攔不住要緊的話；二來這消息還不見得完全真實，傳出去會動搖人心；三來鄉長在傳達這消息時，一再說這是區裏民兵大隊長口頭傳達的，還沒有接到上邊的通知，但是大家要作準備。因此，他今早一起來就把掛在床裏邊牆上的捷克式小馬槍拿出來翻來覆去的擦，把她女人的半瓶梳頭油全擦光了。她的老婆金四姐唧咕說：『太太平平的，那裏想擺弄這個東西，把我半瓶梳頭油全擦光了。』

徐興標把眼一翻說：『不要多講了，快弄早飯來吃吧。』

因此，今晚他在黨小組會上，聽說國民黨要過來的消息一點也不驚慌，睜着兩隻黑溜溜的眼睛望着大家說：『俺昨天晚上就聽到這個消息了，就是國民黨同金小歪

過來，有啥好怕，頂多拾起日本鬼子在此地時的老行道，同他幹游擊唄，日本鬼子都能把他幹掉，國民黨還能站得住腳？」

他的話剛講完，胡喜搶着說道：「興標哥，你真是穿釘鞋拄拐棍走路，步步把實，怎麼得到這個消息，連俺也不告訴。金小歪要真回來的話，俺們不幹掉他，他就想幹掉俺們，沒有第二條路好走，只有同他幹下去！」

接着大家又討論一下局勢，如何對羣衆進行宣傳教育，就散會了。臨走到大門口時，胡喜朝李蘭問道：「明天晚上輪到讀報期哩，你去吧？」

李蘭輕聲的回答說：「去是要去的，不過……」她的話說了半截子又停了下來。

胡喜走近她追問道：「不過啥呀，怎麼話說到牙門口，又收回去呢？」

李蘭笑着說：「不告訴你，明兒再見吧，」說着便分手各自回家了。

原來李蘭有個未婚夫，是她的姨表兄，名叫張美玉，這人生得白淨淨的刀條臉，單消消的嘴唇，說起話來又快又有條理，可是遇到做實際工作，卻不肯賣力幹，有人送他個外號叫『小白臉』先生。他自從淮海中學畢業回來以後，就在莊上村學裏教書。可是李蘭不喜他那種光愛講漂亮話，不肯幹實際工作的樣子，倒是喜愛剛強爽快

的胡喜。張美玉本約她明日晚上到學校裏談談的，不過她不想去，剛才她本想把這事告訴胡喜，又想告訴他沒有必要，因此，話說到嘴邊又收了回來。

當李蘭到家時，花了眼的老娘已經睡醒一覺了。她摸着洋火，點着豆油燈，朝李蘭說道：『大女，你大大叫人送來一封要緊的信，壓在梳頭桌上大鏡底下，你快看看吧。』

李蘭的爹，叫李華光，以前做過鐵匠也推過車。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大掃蕩時，那時他在邊防隊裏做中隊長，在反掃蕩作戰堅持時，他那黑鐵臉的頸龐上掛過彩，現在還有白葉大的傷痕，如今他是本區的區委會委員，組織科長兼民兵大隊長。他在這時候有信來，一定很重要的，李蘭連忙把豆油燈拿到梳頭桌上，翻開信一看，字寫得很潦草，翻來覆去看了四五遍，才把信上的字全認得，信上是這樣說的：

李蘭：今天吃過晌飯接到縣裏通知，敵人已經佔領了沐陽西邊的廟頭鎮。爲了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俺們野戰軍已經主動的向魯南轉移，老弱幹部明日中午集中，也朝魯南轉移。上級決定俺留在這裏組織武工隊堅持原地鬭爭，望你把俺留在這裏的文件書籍趕快埋下去。具體情況你明天到鄉政府了解。

李華光

李蘭看了這封信以後，把這情形告訴了老娘，老娘心裏發慌了，打着寒噤披衣裳起來，手摸着一人高的小麥囤子說：『大女，那殺千刀的過來，這囤糧食怎麼辦啊！』接着她跌跌衝衝的把今年秋天才置辦的細瓷碗、小湯匙，以及女兒要出嫁買的兩面鏡子，一把銅茶壺，在床底下挖個大洞埋下去了。

李蘭在南邊園子裏，桑樹底下也挖個洞，把區裏存在這裏的文件書籍全埋藏下去，直到雞叫兩遍時才上床睡覺。

上床一合眼，剛要迷迷糊糊的睡着，忽聽門吱的一聲開了，一個黑影子閃了進來，一直到她床面前，朝她的膀子上推了一下說：『李蘭，快起來，鄉裏來緊急通知，要俺們去開會哩！』

李蘭一驚，睜開眼一看，原來是胡喜站在床面前，這時天已麻花亮了，她怯怯的朝胡喜說：『你到外間去，俺馬上起來。』

胡喜會意的退到外間，提着槍站在門跟，烏溜溜的兩眼望着站在屋脊上的一對菜花鵲。他很想用提在手裏的三八式槍把它打下來，可是他心裏又意識到，馬上就要轉入敵後鬭爭，子彈是不能隨便浪費的。

村西邊的公路、大路上軍隊和後方機關人員，整夜的朝北走去，國民黨反動派用美製飛機緊跟着低飛轟炸掃射。從一早晨開始，東邊就傳來像陣雷似的砲聲，酒店莊的人們驚慌起來了，他們聚集在莊西頭，眼巴巴的望着他們心上的人向北去，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呢？誰也估不到。

早晨，冰冷的西北風，直刺到骨頭裏，李蘭起來以後，頸子上圍着一條毛絨手巾，同胡喜兩人剛走出大門，碰到徐興標同王黑腿、李從德三人腳底飛快的來了。財糧委員劉家有悠悠搭悠悠搭無精打彩的跟在後邊。

徐興標朝大家膘了一眼說：『人都碰齊了嗎？俺們走吧！』說着便領着大家迎着西北風朝鄉裏去了。胡喜戴着縣大隊同志送他的一頂舊棉軍帽，他把帽耳拉了下來，自己覺得好像是野戰軍似的，勁抖抖的走在最前頭。

這時從東邊響起了滾滾的砲聲，夾着格格的機槍聲，徐興標一頭走一頭想着，也許俺們的部隊在沭河展開阻擊了。

當他們走到莊西頭時，村上許多男女老少都聚集在虞姬河的小堆上。人羣中有個曹五木匠，嘴上留着一撮銀灰色的鬍子，駝着背倚在一棵榆樹上，他一眼看到李蘭、徐興標等人過來，像是見到很久不見的親兒子似的問道：『你們朝哪裏去？聽說匪軍離這裏只落十來里路了。』說話間，許多人都擁了過來，七嘴八舌的問道：『局勢到底怎樣，難道俺們的人一個不留全跑上山東嗎？』

徐興標一頭走一頭說道：『不會的，俺們的人不會走光，等俺到鄉裏開會回來，把消息告訴大家。』

說話間西邊公路上空，一隻『立』字形的飛機，翅膀一歪，屁股上冒了一陣黑煙，接着格格的一陣機槍，同一時候，東邊又響起了一陣砲聲。

這時站在堆下邊的肥頭肥腦的地主金洪生，險腔怪調的仰着臉說：『真奇怪，怎麼十冬臘月打響雷呢？天真變嘞嗎？』

胡喜一聽這話，渾身冒火，他聽到了這樣的怪話，就好比傷害他的親老子一樣，怎麼也耐不住火的，他三步併着兩步竄到金洪生跟前，沒頭沒腦的就是幾個耳光，跟着就飛起一脚，把金洪生踢倒在地下，接着又是一腳，把他踢到河崖邊，轆轤轆轤的像

肉蛋似的滾下水去了，胡喜提着槍在岸上大罵道：『金洪生，你看天變了嗎？』

站在堆上的羣衆吆喝道：『打！打死他，他準和金六有聯系！』

金洪生像落水狗似的從水裏爬上來，活抖抖的上牙打着下牙跪在大家面前哀求說：『大爺，大爹爹，饒俺這條老狗命吧……俺不再胡說了……』

胡喜氣得兩道黑眉毛踢豎，瞪着黑溜溜兩眼，把鋼槍拐栓一拉，就瞄着金洪生的頭，財糧委員劉家有走過來拉着槍說：『胡喜同志，這回饒了他吧，他再胡說八道，就辦掉他。』

徐興標在一邊說道：『我早就估道這條老狗要活動了，等俺們回來再處治他。』胡喜聽了徐興標的話，收回了槍，一頭走一頭罵道：『你再在村裏造謠破壞，非叫你吃顆花生米（子彈）不可！』

金洪生在胡喜的背後，連忙磕頭說：『不敢……從今後不敢再胡說……』

徐興標胡喜等人下了虞姬河堆，順着柿園邊的小路朝西去，天空中飄着雪花，迎面的寒風直呼呼的灌進胸口。當他們穿過了兩個栗園，到達公路邊時，有十幾輛馬車，沿着公路朝北去，車上都裝的是西藥箱子和棉花，每個車上都蓋上黃褐褐的偽裝

的枯草。當中的幾輛車子上邊還躺着一些傷兵，一看就知道這是我們軍隊的後方醫院朝山東轉移的。在這些車子的後邊跟着六七個女醫務員，她們都戴着草綠色的布包，長頭髮在帽子的四週露了出來，臉蛋被寒風吹得通紅。正在這時，從西北方飛來三隻美製飛機，在公路兩邊兜了一個圈子，緊跟着最前邊的一架俯衝了下來，對着公路上的馬車丟了幾顆炸彈。一剎時，馬車捲了幾團黑煙，轟！轟的爆炸着，彈片吱喳的飛射開，泥土崩飛起來，有幾隻拉馬車的騾子被炸死了躺在地下，車上有些西藥箱子也着了火，冒着煙，躺在車上的傷兵，想從車上下來，可是他們在車上艱難的動了一下，又停着不動了，緊接着敵人的三架飛機沿着公路輪翻掃射着，伏在公路兩邊荒地裏的人，身子緊緊的貼着地面。

這時伏在公路東邊的胡喜，翹着頭看在眼裏，心裏立刻覺得自己有援救這些同志的責任，不能白白的看他們犧牲在馬車上，他馬上從路邊蹣起身來，朝馬車跟跑去。了。

這時，飛機上又掃了一梭子彈，在他前邊不遠的地方飛起了一陣塵土，他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的性命危險一樣，飛奔到馬車跟前，翻了上去，背起了一個傷員，就朝

路邊荒地的枯草裏送去，緊接着徐興標、李蘭、王黑腿等人也跑上來援救了，只有劉家有一個人頭也不敢抬的擡着屁股像兔子一樣馬在窪塘裏。

跟在後邊車子的幾個女醫務員趕上來，當胡喜轉運第一個傷員時，她們也都勇敢的把後邊車上的傷員護送到路邊的荒地裏去。

胡喜在回轉來背送第二個傷員的時候，第三架飛機又低低的飛掠過來，一顆黑色的炸彈在離他不遠的地方爆炸了，他這時只覺得渾身一震，和這位傷員同志歪倒在地下，當他翻起來的時候，滿身都是泥土，衣服上也冒了煙，再從膀子上一摸全是血，原來臂膀上受了彈片的擦傷，炸開的棉襖棉花也染紅了，可好沒有傷到筋骨。

坐在胡喜身邊的傷員，拉着胡喜的手說：『好同志，我怎麼能對得起你，你因為我受傷了。』

胡喜對自己的傷口毫不在乎的說：『同志，你說的是那裏話，俺們都是一家人。』

三架飛機又兜了兩個圈子，掃了一陣機槍，就順着公路朝直北飛去了。胡喜膀子上的傷口被一個女醫務員同志塗上了一層藥水，又敷上了藥，用繃帶小心的包紮起

來。他在路東邊找到了自己的三八式槍，用受傷的膀子在空中晃了兩下說：『這點傷不怎麼着，照樣能打反動派。』替他上藥的那位女醫務員笑着望他說道：『同志，你真是好漢。』

三

趕到徐興標等人到達鄉政府時，會議已經開了一會了，指導員趙德才劈頭就朝他們問道：『你們爲啥來得這樣晚呢？』徐興標接着就把路上遇到的事情簡單的告訴他。

這位趙德才同志個子不高，古銅色的臉，圓蛋眼，眼泡子因爲熬的緣故鼓鼓的，像有點發腫，嘴唇厚厚的，說話有些急躁。他爲着前一段講話的精神徐興標等人也能了解，因此又簡單的重複一下，意思是這樣說的：『毛主席告訴俺們說，俺們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最後勝利一定歸於俺們的。』接着他又把此地抗日戰爭時打游擊的情形講了許多，意思要大家明白八年敵後游擊鬭爭，那樣殘酷都能經得住，難道這個考驗這個風暴就經不住嗎？要大家相信在此地進行原地鬭爭是完全可以的，其實這個道理大家一聽就明白了，他們完全相信共產黨不會離開這裏

的，他們這時心裏急須知道的是俺們隊伍向北轉移，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因此白馬坡村一個村幹部站起來打斷他的話問道：『指導員，在這裏堅持鬭爭沒問題，請你告訴俺們，俺們的主力什麼時候可以反攻過來？』

趙德才把烏黑的煙葉捲子，塞到乾巴巴的嘴唇上，用勁的吸了一口急速的說道：『詳細的日期組織上也沒有告訴俺，俺們相信毛主席的話就行了。』緊接着他又向大家提出兩個要求：『第一要老弱和女同志下午就到白馬坡集合，隨着大隊撤上山東，第二敵人很快就要佔領這裏，要求每個共產黨員和村幹部自動報名參加武工隊，組織上已經決定李華光擔任這一帶堅持的武工隊長。』

他的話將一說完，胡喜就站起來說：『指導員，俺算一個，俺心下早就決定了！』

一時屋裏吵鬧起來了，大家都豎起手報名參加武工隊，滿屋子煙葉氣味和青煙，像霧一樣在大家嘴邊飄動着，大家開始紛紛議論槍枝、子彈、手榴彈問題，趙德才晃着膀子說道：『這個不成問題，區裏昨天從縣委會運來很多的手榴彈、子彈，今晚就發下來了。』